

短篇小說

張復先

民國五十一年生

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

現職／

希代書版公司編輯

喬治中學夜間部教學組長

榮獲／

72年新聞局優良電影故事「昨夜星辰」

77年中華日報梁實秋文學獎「花落知多少」

76 77 78年東吳大學雙溪文學獎

79年教育部徵文小說佳作「浮夢青春」

81年散文佳作「我心深處」



繽紛的流離

短篇小說組佳作 張復先

作夢一直是我和母親生活中最活潑的一部分，而我也從小就被縱容地相信，「美夢成真」是件可被期待的事情。我們常去海邊，看著遠方海浪滾滾而來，腦子裡是各自的遐思綺想，當時我十歲，母親三十五歲，我想的是海邊別墅一棟，疼我的男朋友一個；母親的則是鑽石耳環，愈多愈好。

當然，她的夢先實現了。沒幾年父親就送耳環給她當生日禮物了。父親是消防隊員，常年在外，給我的印象不多，記得的是他不喜歡別的男人對母親多望一眼——母親則通常會在他背後跟我們做鬼臉——讓我們竊笑不止。而我的夢，則在經過了往後數年的真實人生，才徹底知道它的日益遙遠和不可能了。

現在外面逐漸亮了，白天對我而言，果真會比黑夜更容易理解嗎——

暑假即將結束，兩個小女兒一直央求著要去淡水看外婆。到了海邊，弄潮的人們依舊不少，母親和我坐在遮陽傘下，看著碧雅黛雅奔跑在沙灘上，我一時玩興大起，於是起身把頭髮塞進泳帽，準備帶她們去泡泡水，母親卻目不轉眼地看著我。那種感覺很異樣，令我不好意思。母親拿了鏡子給我，納悶一瞧，才隱約發現脖子後面腫了一塊，很光滑卻很難看，我直覺摘掉帽子，把頭髮放下，和母親無言以對。

而就從那一刻起，一連數年，我不能再和大學死黨相聚聊天，更不能再一個人逛街遊覽了，我嚐盡了患病之苦——所有手術的折磨，手術後的痛苦，等待診斷的恐怖，觀察醫生神情以了解他們不肯說出真相的心酸，以及一遍遍徘徊於死

亡邊緣的掙扎——使我深刻看出了真正的生命本質。

大半年時間，我在很多醫生的相互推薦之下，跑了不少地方，也聽了不少說法，結果是徒增醫生和我的憂慮。有人說我患的是良性腫瘤，這種講法太輕鬆，我怕白挨了一刀，日後又察出什麼別的來，有人說我患的是凸眼性終極甲狀腺腫，差點把我嚇歪了，我的一位同事就是因為身患此疾而變成醜八怪；更有人說我患的是癌症，來日恐怕不多。

我不懂癌症為什麼會選上我，我不抽煙不喝酒不做壞事，就算吃不好睡不夠，但我也才三十出頭，年輕力盛，怎麼也不該得到這種被詛咒了似的病。除了分娩以外，我從來不上醫院的，這下可好，我勢必得和醫院成日為伍了。家中有人出了這種事，我帶進一片愁雲慘霧。是的，別人的健康乃是天賜，我則要靠奮鬥以求生，而且必須孤單一人。

母親聽完哥哥述及我的病情，變得一言不發。長大以後，她曾給我看過一張當票，原來，在家境不寬裕的時候，她的鑽石耳環拿去當了，說是總要贖回來的，結果有年忘記去付利息，耳環從此就沒了。母親倒是毫無抱怨，還天真地戴些一夾就行的耳飾，自得其樂，說是便宜貨呢。我們也就忘記她的夢想了，兄妹兩人都結了婚，生了孩子，歲月催人，日曆一張張撕掉，好像枯葉落在草坪上一樣頻繁。

爲了我生病，母親好像瘦了許多。那次回娘家給我的印象，便是母親清瘦的側影。她紅著眼睛，靜靜地站在淡水車站月台的欄杆外，幫我注視著進站的火車。憂傷的打擊，生離死別的預感，我知道這和嫁女兒的心情一定是有差別的。

我該怎麼保護我的心才好呢？當我的心還無法觸及你的心時——

回台北的車上，我想起另一個問題：我丈夫的態度。懷恩人在香港，父親和我雖都曾寫信把我的情況告訴他，可是他沒回信。事實上，他的信寫得非常好，幾乎當年的每封信都可能是我爲何癡狂眷戀他的原因——而真正知道這只是他人格的另一面時，一切已嫌太晚。我們認識才半年就結婚了，我大學都還沒畢業。

我無法對母親解釋，直到今天還是如此。也許是我太想屬於某人，和他一起分享生活，一枚訂婚戒指把我帶到了要我，愛我的人身邊，在心裡，我早已是個家庭主婦了。婚後不久，我才發現難捱的不是生活的乏味單調，而是所嫁的人缺點暴露出來後，所給我的驚嚇。一種由愛而生的嫉妒，病態的嫉妒，成了我多年來揮不去的夢魘。

結婚第二天，懷恩以往掩飾的另一面很快就揭露出來了。我和大學一票最要好的同學在天母吃完蒙古烤肉的那晚，他們邀請我和懷恩去他們住的「閣樓」領取新婚禮物。那是種很簡陋的違章建築，密密稠稠擠了好多間，專租給學生的；梯子是空格的，踢毽踢毽的很吵人，我可以聽到他們在上面唱歌。同學從二樓探出了頭招呼我們這群後到的快點，我興奮地率先跑上樓，要其他人快點跟上。

屋內的同學遞給我一個包裝得很漂亮的禮物。我迫不及待打開，裡面是個光鮮美麗的化粧箱，我正要告訴圍著祝福我的他們我有多麼快樂，這時門「砰」的一聲打開，門外站著我新婚的丈夫。

「哦，懷恩，」我喊：「快來看……」

但他當時的眼神嚇壞了我，臉孔也因某種憤怒而扭曲，顯然他在抑制一股攻擊的衝動。同學們看到這一幕，都不知

說些什麼好，有人想開口打圓場，但被懷恩的怒意蓋過，噤若寒蟬，只能眼睜睜見他大力抓起我的手臂……。

狼狽地離開同學宿舍，我幾乎是被懷恩拖出那條窄巷的，沿著路邊他一直推我，像犯人似的，我踩著高跟鞋，根本跟不上他的速度。我急於知道哪裡不對勁了，就不停地問，而他也不回答，只是眼露兇光；路上的行人都駐足觀看，我怕了，在我一生中，第一次真正感到怕一個人。

一回到家，他就打我耳光，我抱著頭躲避，但他的拳頭像雨點一樣揮下來，不斷對著我咆哮：「妳這不要臉的女人，妓女，妳說妳跑上樓去幹嘛？讓所有的男人看妳的裙子？妳以為我不知道？妳以為我瞎了？」

他又踹了一腳，我縮在牆角，就要昏了過去。對一個瘋子而言，我才二十一歲，手無寸鐵，怎能應付這種毆打呢？我終於只有趴在地上放聲哭了。我知道我會被他打死的，我離開了父母，再也沒人保護我了。一分鐘後，我聽到懷恩傳來一種微弱的聲音，我抬頭看他，意外發現他身體顫抖地在哭泣，低下身子抱住我：「對不起，」他哽咽的說：「我太愛妳了，我不該打妳的，請妳原諒我……」

我試著讓自己相信，這是僅有的一次，不會再發生了。大部分的時間，懷恩都很親切、幽默，易於相處，性方面也都還好。而我也因為他對許多事情的睿智見解而崇拜著他，但沒多久，他那種瘋狂的醋意又爆發了，而且不止一次。

就連簡單的從學校接我回家，也能令他臉孔變得猙獰而痛苦。關上門，他滿屋子追著打我，紙袋、茶杯、雜誌丟得一地，咆哮著說他要對付我，因為全校男生都盯著我這個校花看，一個比一個色。他揍我的臉，在我閃躲時抓我的手腕，把我甩到冰冷的地上。

然後，悔過的場面又再度出現。這種發作煎熬著他，他又求我原諒。有幾次，我們溫暖親愛地睡在床上，理智地討論他突發性的暴力，他坦承當時的確沒有道理，但他就是不能自己，就是會妒火中燒。心軟又天真的我，就這樣看著他非但沒有改善，而且情形日益嚴重。於是日後，那種可能因我說了什麼，做了什麼而將引起他狠狠毒打我的害怕，變成我內心世界裡，一種無比沈重的負擔。

我明白，如果我還沒有懷孕，我一定會很快離開他。而，我最不能理解的是，當懷恩知道這消息時，他竟哭了。但願他是喜極而泣，但他不發一語，就是哭。而我呢，正為我這麼早就懷孕或許能減少他的嫉妒心而興奮著。但這是個理性的希望，而他是個非理性的人，我懷孕期間的日子還是佈滿了歇斯底里和不變的恐懼——我才徹悟，懷恩的眼淚能代表任何意義，但絕不會是高興。

他掛著淚水，跪著求我，去把孩子拿掉好不好？我沒聽他話的結果，是在我懷碧雅八個月的時候，他發了一次最凶殘的脾氣。他喝了酒，叫罵各種髒話，掀掉我的被子，將我從床上拖下來，拖著我滿屋子轉，拉我去撞牆，我用手護著腹部，試圖保護我的孩子，他就扯我的腿，打我耳光，跑進廚房找東西準備修理我，他不要多一個人同他一起分享我的人。

我衝了出去。身上到處瘀血，左眼角被他的手錶割傷，我心疼這個將出生的孩子有這種父親。逃回了母親家，我終於病倒了，我想我會流產……

我們結婚的時候，年紀都很輕，承受不起壓力。能維持這樣空殼子一般的家達十年之久，有他沒他我已不覺十分重要了。他離家時，沒說過一句他會想念我們的話。他的想法在往後幾年漸漸轉移了重心，他不顧我們的死活，不肯捐回隻字片語，以前、現在、以後，我都只有自己照應自己了。

而我的病情，也因繼續的隱晦不明而讓我的耐心到了極限。發現症狀的隔年夏天，我決定去一家私人醫院徹底治療，和我約好的大夫就在他的辦公室等我。首次見面，那天下午，我還記得，他背光而坐，後頭是百葉窗低沈的餘光，室內四周是暗米色的，大風扇懸在天花板上孤零零轉著，剛進去時，我還真一下看不清他的臉，反而有種世紀末的感覺，惘然而模糊。

直到他站起來，我才看清他的嘴邊和眼角都漾著自信明朗的笑意，「來，讓我檢查一下妳的頸部。」潘醫師走到我椅子後面，一手撩開我的頭髮，用手指按著腫塊，「太好了，」他看到我好像不喜歡開玩笑的樣子，便補充了一句：「妳放心，我有把握將妳治好。」

我半信半疑，他說要將我整個甲状腺切除。

動手術前，醫院給我先試服了一劑放射性碘，以決定我的承受狀況。潘醫師命令我脫了鞋躺在床上，有個在鋼板上移動的計數器，就在我全身上下開始掃瞄，每到一處就會有鈴響，護士小姐就在旁邊做記錄。這種對命運的未知，任人擺佈的孤獨感覺，幾次都教我痛心欲泣。大夫靠近我說，我的狀況令人滿意，其實我的情緒才正要掉入谷底。

不久，我就笑不出來了，在我的內心裡，年輕時的希望和逝去的哀愁，正交互折磨著我——

我搬進了醫院。護士把簾子拉開，我看到其他病人，他們也好奇地在看我。我的閩南語其實很糟，所以多半時間只是看和聽人家談話。他們患的都是甲状腺病，得甲状腺癌的只有一位小姐，她很年輕，明眸閃亮，印象最深的是她秀髮如雲，她是有天在趕送喜帖過馬路時，突感不適，才送入醫院的。

隔天清早，餐車推進來，沒有我的一份。不久，一群實習大夫將我搬上另一張床，推往手術室。我就橫躺在那兒，大家將我團團圍住，個個像土匪般蒙著口罩，有人拉著我手臂扎了一針，我就，我就，一片模糊……

我的羊水破了，懷恩不在身邊，醫生先警告我什麼都不能喝，我渴得要命，一位護士錯拿葡萄汁給我，我一口灌下，整個產房看來一片紫色，我就痛暈過去了……

再醒來，已不知是幾天後的傍晚了，父母親和哥哥都在床邊交談。他們很著急，我昏睡的時間比別人長。我急著要說話，但竟是一口血噴出，什麼字也說不出，嗯嗯啊啊的像個啞巴，母親忙著幫我擦拭，我的淚水再度湧出，千言萬語，竟無管道讓他們立即知道我的感受。會客時間結束，哥哥扶我躺平，撫順了一下我額頭上的髮，我想我的樣子一定很憔悴。家人走後，我眼睛閉上卻睡不著，疼痛難當，好像夏日午後，空盪盪的一節節火車車廂，搖搖擺擺地鑽進關渡的山洞，盡在不言中，再出洞口已恍如隔世……

週遭的人事似乎有所變化，那位趕辦婚禮小姐的床位是空的，護士告訴我她死了。我縮成一團，不敢相信陰間是那

麼容易跨進去的，因為我從沒想過我們之間有誰會死去。原來死神一直就在我們身邊徜徉，我頓時明白每個傍晚，在昏色中每個病友的沈默，是因為輕脆的生命，恐怕沒有太多的韌性承受不斷的折磨，以及面對想像中的來日無多。

一星期後，我愈覺精力充沛，安眠藥對我已失去效用，我在晚上熄燈後到處閒逛，用手電筒端詳牆壁上一個個捐款人的銅刻姓名，天將破曉我才睡著，但模糊睡意中，又會聽到那個輕快穿過病房的報童在高興地跟人打招呼。每次想喊他，他已經吆喝到好遠了。我在暗計有天蹲在門口等他一早出現，叫他日後自動留份報紙在茶几上，但又想到，每天單單聽他神出鬼沒的叫賣聲也不錯，起碼它是住院歲月中，少數充滿生氣的回憶之一。

有天我被叫醒吃早飯時，看見了替我動手術的潘醫師等在旁邊對我微笑，「妳的狀況好極了，」他說：「目前我們還沒開甲狀腺素給妳來代替割去了的甲狀腺，身體如果有什麼不對勁，都不用吃驚。」原來我的苦難並沒有結束。

他說我會發胖，會容易疲倦，頭髮會失去光澤，皮膚也會變黃，走路說話都不能像從前一樣，並將有嚴重的背痛。這些身體上的退化，果真都要發生了，我嚇得說不出話來。我即將可以回家了——在這期間，我將在沒有甲狀腺素的環境中苦撐，等體內這種天然內分泌素全部消失後，收到痛苦的訊息，才可再回醫院。這種不斷重複的苦痛磨折，預計來來往往共需兩年。

又想愛，又想從愛人身邊離開，這種不寒而慄的感覺，是否已經來臨了呢——

回到淡水老家後，我開始變形。告訴母親我得節食了，但仍然發胖，無論用什麼方法也掩不住日趨粗大的腰身。我的眼皮吊袋似的懸在那兒，面孔腫脹，每天不喝咖啡就不得清醒。再不久，我走路像個大象，舉步維艱，我簡直難以想像懷恩還會願意碰我嗎？往後幾年他已經很公式化了，而且都是無聲無息地做他自己的。一天晚上我開車出去，忽然頭暈目眩，怎麼也回神不過來，我嚇得只好緊急路邊停妥車，打電話請哥哥接我回家。

幾天後，我在街上摔倒兩次，路人扶我起來，「謝謝你，我沒有什麼。」我讓不相識的人把我像布娃娃般的拉起來，真是羞愧萬分。躺在床上，聽黑人歌星納京高的老式情歌，連看書的精神都沒有，沒讀幾行就得停下來休息一會兒。上台北去找潘醫師，他對我的痛苦毫不在意，背痛還沒有開始，所以尚不能住院。

那些老歌總令我感到傷懷，我收到懷恩自新加坡寄來的郵簡。他不相信我患了癌症，他叫我別以為造這種藉口，就能騙他回家。我曾以為沒有太多感情的兩人，如果能逍遙自在的相處，雖沒刺激感，但也不失為一種很好的共存關係。然而看了他那些冷酷無情的話，我覺得離婚的時刻不會太遠了。我們兩人既不喜悅，也無期盼，人生走到這般捉襟見肘的地步，我才確知，因某種理由而結婚是不健全的，要了解一個人，不僅要和他同床共枕，還得和他生活在一起。只有夢想和性愛，是不足以維繫婚姻的。

不久，我所期待的劇烈背痛開始了，比我想像中的厲害多，但我歡迎它，因為我認為它是我就要能脫離痛苦的前奏。回到醫院，怎知他們只給我一劑輔射碘，讓我又痛楚地癱瘓在床上三天，直到隔天早上，餐盤裡多放了三片甲狀腺素，我才相信醫院裡的好人沒有死光。

婚姻失敗的痛苦和悔恨，我從恢復的健康中得到了補償。我已降至原來的體重，聲音也正常了，愉悅的心情，恐怕只有曾經病重垂危過的人才能領神會。當然，不久我就又得停止服用甲狀腺素，所有的痛苦還得再來一遍。我試著考驗自己的決心，看見我苦撐的毅力和不墜的意志，能否擊敗我已再熟悉不過的痛苦，結果居然成績不錯，我藉著溜冰、游泳和學習新事物，來轉移我原本應該會產生的沮喪情緒，也因面臨新事物所需的冒險精神，而激勵出來的空前勇氣，更讓我自信大增。

淡水和台北之間的往返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輔射碘藥劑的量愈來愈少，在醫院裡住了一個禮拜，進行同位素試驗、驗血、照X光片，好像一眨眼就過去了。潘醫師有了新的病人，我看出了他的煩惱，在偶爾坐在陽光下共飲咖啡時，才知道，原來他的光明樂觀只是表現給病重的病人看的。

懷恩回來了，他是回來同我辦理離婚手續的。我當然依舊愛著他，但那並不代表我願意繼續容忍索然無味。

獨立的感覺解除了我長期的緊張，我不再想與他約好固定每週一次性行為而有時又實在忍無可忍地必須假裝睡覺或頭痛了。在他任性慣了而不負責任的離家半年多後，我毫不猶豫將他正在解我衣服釦子的一雙陌生的手推開，那個時候，他應該體會出我智識判斷上的轉變了。

他一向聰明，他也知道自己已經喪失創造高潮的能力和慾望了，他得試著接受我不再是處處都要依賴他的女孩，而從此以後我們的距離也將愈來愈遠的事實。因為他看得出我已體認到，美好的生活是需要彼此懂得對方的感覺，一種共同分享的心靈——而我們並沒有做到。在我幾次接近死亡的恐懼後，我已對愛情非常謹慎，懷疑它到底是什麼。而懷恩這次返家，甚至沒過問我的身體狀況。

離婚已成定局，但是與其說終止婚姻是對某人感到厭倦，不如說是因它影響著是否能支持本身的企圖繼續成長，並向著預定的目標前進。過去種種好壞，對照相簿而言也許是美妙的，但對追求願望這件事的現在與未來，卻了無貢獻。

這次懷恩意外地乾脆！不若我印象中優柔寡斷的他，經過判決，我們辦妥了離婚，分了家產，孩子歸我撫養。他旋即搭機去了新加坡，許多年許多事許多記憶就跟著他一塊兒隨風而逝了。

那年春末，預期兩年的醫療就要結束了，我簡直不敢相信，我就這樣駕了車，離開醫院，與馬路上許多車併行與交會著。從此我可以長期服用甲狀腺素，只要記得回院檢查前一個月停止服用即可。但潘醫師的最後警告：我千萬不能再懷孕，因為同位素可能會影響到胎兒。讓我明白，目前我只是「假釋」，我和真正健康的人還有段距離，我不能忘了。

我重新回到公司上班，重新化粧自己，因為我有心一切重新來過。而就在我試著再度完全掌握自己所作所為，並且品嚐成功滋味的同時，我不知道為什麼遺憾的事又找上了我——我必須離開公司，必須離開我自始至終一向信賴的好友玉堂。

是的，我覺得自己越來越遠離自己了，

古老的事情也一個個地日漸消失——

玉堂是那種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大的人，他的頭頂微禿，顯見用腦過度，事實上他還小我半歲，但太陽穴附近的頭髮已呈灰白，眼睛清澈，有副潔白的牙齒。有陣子我們常一塊兒吃中飯，他的幽默感令我憶起懷恩的影子，但仍不失他原有的可愛。起碼在我失意沮喪的時候，我是很願意接受身為一個女人所能專享上天的美賜，那就是異性朋友哄我，安慰我時表現的全心全意，讓我覺得自滿和得意。

重返工作崗位不久的一天，經理忽然召我至辦公室，只是問我離婚的事玉堂知道不？我一頭霧水。原來細心的經理眼尖，發現玉堂每次進出辦公室都故意走側門，偶爾還有事沒事站在走道上看我。向來粗枝大葉的我，當時只覺匪夷所思。

從那一刻起，我都會忽興起衝出門外，看看有誰在走道上徘徊，然而我也不湊巧地常發現玉堂真的在那兒。他大方點也就算了，但他偏偏一副尷尬樣，反而使得整樁事變得難以啓齒了。

有個週末我和他一道出去吃飯，飯後他提議去郊外走走，我不肯，我說晚上和另一個女同事約了。於是玉堂就載我回家，但這次他沒像以往一樣，坐在車裡確定我上了樓就走。

這次，他跟我一塊兒上電梯，他要喝杯水。我沒帶上門就直接脫鞋進屋幫他倒水，而他沒站在門外等——我再看到他人時，他已孔武有力地將我抱往臥室去，關上房門，我本能地只想奪門而出，但被一把推到床上——一個我信任多年的朋友就這樣將我撲倒，面無表情地趴在我身上，死命地逼我就範。而那一刻，我怎麼也想不起來我認識他，想不起他是誰，我全身乏力，腦筋一片空白，怎麼會這樣呢？幾秒鐘不到的事，他還是玉堂嗎？

我真的被嚇住了，懷恩當年毒打我的夢魘再度降臨，我感到全身僵硬，動彈不得，只能試著阻止這個我喜歡的人強暴我。我低聲懇求，重複著要不要不要，忘了掉淚，盡力說我必須說的話，因為我絲毫沒有辦法抵擋他在我身上游移的手，他也許自己也不知道該如何下手，只是一個勁兒地壓著地，不敢看我。

我多麼不願意承認就在我掙扎的同時，竟然有一絲放棄抵抗的念頭閃過腦海，但我深怕這個念頭如果一旦確定了，即是表示我對今後的生命從此去了熱望和堅持，這讓我多麼不甘啊！

最後他終於停止，哦，上帝，他終於要放過我了。我木訥地看著他從我身上爬起，輕柔有禮地將我翻開的裙子放下，然後一個人坐在床沿抱著頭沈思。我的淚這才流了出來，我不知道我們的關係怎麼會演變成這樣，屋內變得好好安靜，而不久前那一幕，讓我忍不住悲從中來。

我噙著淚問他：「難道你不知道我不希望再受傷了嗎？」看見床上掉落的釦子，更讓我在難堪中感受到莫名萬端的羞恥。我抓緊自己的衣服，告訴他，我和他之間不可能進展成這種關係。我盡量說得堅決。有些我深愛的男人，我並不會想和他們上床，我只想分享他們的智慧和風度，也願他們分享我的尊重。因為我知道，男女關係到頭來可能和所謂的愛並無關聯，強烈的肉慾反應只會腐化人的理智，這種兩性快感滋生得快，消失得也快。當彼此雙方沒什麼好說時，所有曾在床上的記憶，都將顯得微不足道，甚至只會平添更多的忐忑不安。

這令我想起懷恩，他傷害過我，但我們不能否認也曾相互取悅過，上帝讓他使我從悲哀，崩潰、復原的過程裏學到

東西，而現在不正是我該有進步的時候嗎？我把玉堂推出門外，這個世界讓我餘悸猶存——我生命中曾經最傾心最依托的兩個男人，懷恩和玉堂，不論是愛情或友情，結果他們一一都成了殘害我，扼殺我最深的人——而這一切是否都肇因於我自己心靈深處的不敏感和容易輕信？對一個女人而言，哦，我想到就沮喪極了。

後來，我試著將自己趕出陰霾的困境，忘記不愉快，和老同學去舞廳盡情扭擺，談笑風生。我碰到一個高大的男孩，皮膚黝黑，兩眼有神。他整晚都和我跳舞，我們彼此談了許多，竟然能有共同的愛憎，我原本以為今生不會再有此事發生了，一種墜入愛河的感覺。他在我耳邊輕聲說，他對我一見鍾情，我為之感動，願意相信他那一刻的真心誠意，並允許他吻了我的臉頰，因為我知道我們不會再見面了。

人海茫茫裏，許多衝動都是由於一時的慾望和幻象所產生，許多不幸也都是因為缺乏推理分析和小心判斷所造成，當然，我已試著學會，偶爾，應該靜聽自己「直覺」的心聲，來了解他人的動機，不管是善是惡。但是這種如同靈感一般的能力，並非基於以前的聯結，而是我願意在別人尚無法找出正確的事實時，我已能因自己可靠的決定，在處理有關個人密切的感情時，做到先見之明——譬如割捨。

而青天霹靂的是，我再有懷恩的消息時，他舉槍自殺了。懷恩常做錯事，但我不明白何以令他至此。那年夏天，也就是告別潘醫師三年後，我必須回到醫院再做檢查。我陪日漸老邁的母親又去了海邊，母女兩人坐在遮陽傘下，談及很多往事，不勝唏噓。

懷恩並沒有留給我太多美好的回憶，但他的離開人間，仍令我難過。他是個似有若無，亦遠亦近的人，那些恍恍惚惚的歲月，我仍然沒辦法確定是我和他一同走過來的。我想到他遠離了我，在異國，屋子裏正有個年輕貌美的新歡等著他，而他卻在回家途中，悄悄停下車子，不知在想什麼，關掉引擎，從盒子中取出手槍，我望著藍天遠方的一片海洋，彷彿聽到他轟掉自己腦袋的聲音，某種絕望帶著回音就這樣劃過了寂靜長空。

雖然我偶爾還是會出去，也知道一些人喜歡我，但想到自己曾如此歷經滄桑過，實在也沒興趣再捲入任何感情糾紛了。懷恩死前曾找過我，言不及義，儘管我厭惡這種見面，但還是決定和他一道出去吃晚飯，飯後我們找了家旅館深談，我不想讓他回到我的屋子去。聊了大半夜，他一直在為我們的復合做最後努力，但我下定決心要讓他明白，我對他的感情早已煙消雲散，我們實在不應見面了。

最後，懷恩沈默了，天已破曉，他知道自己毫無希望，沮喪地把臉埋在雙手裏，低聲啜泣。我很同情他，他是兩面人，好的一面被壞的一面同化了。我一時感情激動，也嗚咽了起來，我們一起躺下，同床共眠，然而我們之間，是再也可能產生任何愛意了。我勸他為自己締造新生活，而那也是我內心時時勸自己的。但誰知，那夜就是懷恩與我在人間裏見到的最後一面。

愛是一件好事，因為愛是困難的，在人生結局，誰也無法幫助別人——

回想這一生，我碰過數不清的不幸，也極度悲觀沮喪過，如果不是潘醫師和家人給予我對追求生命的認清和肯定，

有著無價貢獻，我還真不知如何走過。同時我也日漸明白懷恩的死因——一種對於未來生活的無助與空虛，在某個莫名的頃刻間，忽然凝聚成一股令他承受不起的龐大壓力。由於天生的保守和敏感，使懷恩在感情領域裏，傾向了專制和吹毛求疵，是不是呢？他怕去愛人，在愛了以後，又很容易流於形式上的機械化，也就是這種缺乏寬諒的個性，和不肯承認自己不夠完美的頑固思想，最後終在身心方面反應出屬於悲劇的後果。他雖已去世，但我將永遠記得他在我體內和心中留下的啓示。

當潘醫師做完檢查，陪我走回病房時告訴我，「明天早上我就可以跟妳說再見了。以後，妳只要每三年再來檢查一次就可以了。現在妳什麼事都可以做，想生孩子就再生一個吧。妳已經完全好了。」

我能相信嗎？這場病前後長達七年，如今所有身心的創傷痛苦和對死亡的恐懼都已遠去，七年時光中，我學會了去了解別人，了解他們的力量、弱點，偉大的素質和所犯的錯誤，並與所有人在精神上交流共處。天上白雲飄過，日復一日，我真明白了生命的意義。

出院的那天早晨，我四點鐘就爬起來整理行李，值夜的潘醫師也跑來陪我喝最後一杯咖啡，跟我話別。也許他正為病人煩惱，也許我正處於情緒低潮，我盡量鼓勵他，如同他也給了我需要的東西，我們在人海裏萍水相逢，也幫了彼此很大的忙。所以我是帶著敬意和感激離開他的。最後，我看到他在別的病房和病人聊天的背影，他沒有來送我，我知道他是故意的，不禁會心微笑，靈犀相通是永恆的。